

潛書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下

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煮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間以嬰孔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

於帀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
有事損十三二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
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
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茶茹
蔭桑瓜豆緣垣牧豕陰霤放雞鄰疆抑又爲利嚴氏
不然桑不盡土不不翦不壅機㱀不理不蓄不蔬故其
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
吳地盡利殆不然矣

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

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鶩也盍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剏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畯田旣有之桑亦宜然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

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奬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省刑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皂必長大強

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臂却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皂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昔余七之叛也事既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枉者祥星顰戚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十舁出死矣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鬭左右各五人

并力曳之艮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皂舉踵踏入復夾之杖之毒者前一杖却一杖中藍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瓤出以刀劃去糜肉得艮藥十有半活者皂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如此山東之民號爲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爲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爲幸客有噫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

親見巡撫杖僞爲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之間青草皆爲赭地此亦何輕於山東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數人之獄者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内司諫曰殺人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吏者未有過寛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徐爲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

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寛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爲多奸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强未嘗不伏也疑獄隱慝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撫達艮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刑爲重以刑之既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

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爲

名稱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於我也非以爵也通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曰某而已口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或二十年以

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則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今之稱天子曰皇上非禮也古者稱王公卿大夫若殿若閤若僕夫若執事若左右不敢斥之也可以天子而斥之乎將欲尊之乃反褻之當稱曰陛下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

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

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尚書侍郎則曰某部尚書侍郎
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除黨

唐子曰黨者國之危疾不治必亾孫子曰雖有扁鵲
無能爲也唐子曰何必扁鵲苟達其故中醫皆能治
之曰是滅漢滅唐滅明非人力之所能勝也乃先生
則易言之何也唐子笑曰漢往矣安得起漢黨而治
之以信於子唐往矣安得起唐黨而治之以信於子
明亾矣安得起明黨而治之以信於子今有良藥可

以一發而解固結之疾在吾與子之目前而子不見也孫子愕然問其故唐子曰艮藥者今天下之勢是也昔者明之爲黨邪者緣卿相緣閹奴正者緣氣節緣道學如南濠之幣貨別爲行惟賈所投凡人之求顯名厚祿者不入其黨不得也當是時也黨之爲勢固於人心蔓於海內若亾人之國而不與之俱亾者

及　大清之有天下也黨人之長老猶有存者後生習聞其術攘臂而起如草枯而根萌木斬而蘖生郡邑之間往往百十爲羣更立社名宴飲締交亦嘗遠

近響應矣然宼則獸逸鳥散莫之禁而自廢者其故何也名者黨之招也勢者黨之帥也今之將相功臣其耳目心思與明俗異名譽不足以動之其權勢又不得假而爲我用是無招無帥也無招則黨不聚無帥則黨不立百官有司救過保位之不暇何黨之能爲此所以不禁而自廢也昔之雄辨如鋒者今之杜口無言者也昔之攻人必勝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未嘗不拊掌大笑而稱快也然則治黨之道無他在絕其緣而已絕其緣則邪黨不伐而自破正黨不解

而自散請悉其說用相者天下之大事也昔者明之季世有免相者衆爲行一二十萬金輒得復相凡相必有所由致袁萃曰爲相必賂內侍如樹之托根然則相者非國家之相內侍之私人衆人之霸主也人君雖庸昜思其故斯人也何以得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舉任官而官治而後從而用之也何以免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不舉任官而官不治而後從而免之也傳曰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左右雖善毀不能毀有功以爲無功左右雖善譽不能譽

無功以爲有功豈以無徵之巧言遽決用舍哉君能以相用相不以左右用相相能以人用人不以朋類用人天下之士皆知由黨者不必得富貴得富貴者不必由黨人亦何樂於爲黨乎曷觀之聚而爲盜者乎以貪戾之徒一夕相親厚於兄弟者豈以義固哉將以取人之財也若爲主人者峻牆垣謹防禦不與以鑽踰之便雖驅之使爲盜不可得矣此治邪黨之法也直節之臣國之寶也道德之臣王者之師也匡君爲直攻人非直讓能爲賢爭名非賢是不可以不

察也有人焉直諒之聲震天下當國任職之臣一有過失非與於政之興壞非與於天下之安危必欲攻而去之其氣如戰其志如刃其言如訟視其鳴鏑所向羣起射之而不敢後此黨人之雄也若是者不必加戮也戮之適以堅其死而成其名人君當談笑而視之曰此豎子無知也上書若不聞其言在朝若不見其人始輕之漸遠之徐廢之歲月之間並其醜類淪澌而銷亾矣天下有行於今必如行於古者有行於古必不可行於今者必如行於古者學也必不可

行於今者聚衆以講學也聚衆講學其始雖無黨心其漸必成黨勢氣節之爭由此而起小人之敵由此而立若不以道學號世不以氣節凌人小人無所於釁亦不成黨甚爲易制人君將欲風天下勿畏非聖之謗勿竊尊儒之名當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於視朝之時明言以告羣臣曰我不喜道學有以道學進者我必廷辱之則貌孔孟者望風沮喪不敢蟻引而進以竊位惑世第講於鄉教於里雖非眞學其亦無害於天下若夫身退而去寓書京師制黜陟之權

處士巷居公卿就而決是非訪賢不肖此道學之大賊法所必誅者也明主處此不謀於羣臣不按於法律驅而斬之於市而以徇於天下曰吾欲使士爲士大夫爲大夫仕者盡其職致仕者安於家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視此矣此治正黨之法也孫子曰黨不可以刑勝徵於前代矣先生又欲行誅毋乃疎於計乎唐子曰子何見之不明也賞善刑惡人主之柄也刑賞由己孰敢不服若臣下竊以行私則互相讎報天下必亂假使稷契夔龍與臯陶朋比而誅四凶

則四凶之徒亦必訃夔皐陶人心不服亦將叛舜夫權假於下舜且不得爲任賢之君皐陶且不得爲執法之臣況衰世之君臣乎善乎吳修齡之言曰萬曆之朝無君矣安得無黨夫君失其爲君則致亂之釁百出難料不獨黨也孫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東林亦賢者之所遊也其中多蹈仁行義之儒奮不顧身爲國家去邪慝先生論黨而不別人吾猶未慊昔人有言附東林者亦有小人攻東林者必無君子此言是乎非乎顧因先生定之唐子拊掌而笑曰古語

云伐國不問仁人子奈何以此事問我哉吾與子論黨者傷人國之淪亾惡人心之中戾氣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學以爲後世取法吾烏知其何爲附東林何爲攻東林吾烏知其爲東林西林南林北林也

賤奴

凡闇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亂國大患滅國小患難除大患易除請先爲之譬凡人之居室者以妾爲妻此患之大者也愛妾之色聽妾之言此患之小者也父命曰毋愛妾之色毋聽妾之言雖嚴父不能得之

於順子曰毋以妾爲妻雖悍子不敢逆慈父矣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凡閹人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遊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祖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畜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將帥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類朝廷

空矣囚禁天子羊驅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斬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如拔茅根焉凡爲國之道善後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後孰敢言置之譬之受室於祖桷腐則改斲之堊餒則改鏝之戶不便則改闢之其棟其楹百年不改也夫小法時改大法不時改凡政皆然閹人居其一焉自公卿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外治者也凡左右之閹人皆奴也自后妃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內治者也凡宮中之女子皆婢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

授官不任事不衣黃不服哀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凌遲無赦今士庶人之家師至友至則敬而禮之有童子者奉壺餐而進舍壺餐而坐主人將云何師將云何友將云何三公者天子師也九卿者天子友也奈何使奔走之奴與師友抗乎請著爲典曰凡閹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

小臣不言者革

醜奴

閹奴之禍自古爲烈明著於前史後世人君且有愛之如美女而不見其爲猛虎者禍不可以爲戒也請無言其禍而言其醜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瘦如魋盤然皺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頎非男無髯非媪雖少美如玉索無生氣不似人面也其聲似童不穎似女不嫺似啞成聲似貍成語不似人聲

也喣喣愛人亦復毒人憫之則流涕如雨惡之則斬殺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見之無不惝者今使僕之長大多鬚者服事其側而使𥇀童孌婢進酒食於前吾且憎之必易之乃快彼奴何物也而人君親之愛之苟不侍側則飲食不樂是誠何心哉原其所以自宮者使我心悸腎爲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斷一指以易王侯雖有悍者不願爲之而彼奴則爲之其求太監能忍若此則其謀富貴何所不爲而猶欲得其忠於所事何不

思之甚乎何人斯之詩善究小人之反側所謂有靦面目則不可極彼猶未見閹奴之非面目也若奄奴者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人君奈何不畏使妖在左右飲食啓處與俱乎其不祥大矣在昔宮中之妖有玄黿有黑眚彼實異物人懼知避若閹奴則實人類人所安也凡物爲妖人知其妖其害小若人爲妖人不知其妖其害大汴中有狐變爲美婦人迷一男子既而覺其非人嚴拒之狐亦不至其後得一美妾成疾而死汴人爲之語曰狐妖猶可人妖殺我可以斯

言爲閹奴比也

去奴

魏叔子曰用奄人始於周夏商以前無聞焉唐昭宗盡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鎭殺之至莊宗郎位乃復求宦官則此一二十年間不用宦官亦明矣然則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既革宫中之事選粗健女子充之以給力役備非常若出納命令則於內外各設一廬男子給事於外女子給事於內又於內外之間選寡婦年五十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納如

是則奄人可革也唐子曰叔子之言善矣哉奄人不革則小人必逞君子必災家必內敗天下必亾去之不待轉計者也蜀人諺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除根若何不用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根之道也非奄人得志而後謀去之乃謂之除根也叔子欲革奄人固無疑矣若其所策給力役備非常吾未敢執焉何也東鄰之家不知西鄰之事環堵之子不可以權巨室之宜草莽之士不可以妄意宮中之事天子之宮如大郡之城宮中之人如大郡之戶戶其

中給力役備非常恐未可以專恃女子也卽女子可爲必其親近善謀之臣於宮中之事纖微悉知其或可或不可孰宜孰不宜君臣協謀乃可以爲之也豈可以草莽之士懸度而言之而望其從我哉繼世而爲天子者席疆土之富強承先帝之侈麗幼習於嬉戲之徒長安於使令之給是故溺於奄奴與嬖色等而況母后帝后以及妃嬪皆所便習不可以鈌當是之時雖有剛明之君知其害而欲去之其勢如決癰割瘤不可爲也吾思之叔子之策不可以行於繼世

之君而可以行於開國之主開國之時去奄人如去草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固甚易也何以決其然也開國之主起於貧賤當其貧賤之時圍十堵覆百椽身析薪妻執爨當是之時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令已過望矣即起於侯服亦不過巨室之家耳及其得天下入亾國之宮覩宮室之廣大觀器玩婦女之衆多目則眩焉心則移焉其遠慮之臣當進言曰此天下之所以亾也不可處也於是廢其土以爲民居撤其埏埴楹桷以散於百姓量吾之所處而因其材

以構焉損亾宮之萬億加故室之百十亦已足矣若新建京邑創營宮室亦可規焉何以決其然也城埤之固甲兵之多以禦寇也宮中其何禦乎庶司之繁百官之衆以行政也宮中其奚行乎降及末世宮中女子常數千人多至萬人力役非常之事非女子所能爲故不得不用奄人女御奄人之多如此吾不知其何有於國家也然則宮中無以多人爲也貴爲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縫紉庖廚數妾足以供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

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南面而臨天下何損於
天子之尊而吾以爲益顯天子之尊也且約身以處
益可以達於政事何也內外無遠出入甚便賢人君
子不時接見如左右手之相將也何治不聞乎春省
耕秋省斂入廬舍嘗麥菽如赤子之在懷抱也何隱
不達乎尚何藉於奄奴之出納哉帝嚳立四妃帝堯
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
殷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周增以八十一人爲
百二十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故不用奄人周女御多

故用奄人不從周從夏商且不從夏商從唐虞時有古今人無古今人有古今治無古今無不可爲者夫女御少則宮室小宮室小則奄人無用以此治家治天下其道已全不獨去奄人而奄人從可去也是故開國之去奄人乃斬草除根之時不可失也

恥奴

昔奄人魏忠賢與魏朝皆私客氏客氏厭朝之弱而喜忠賢之強二奄嘗擁客氏飲於乾清宮暖閣醉而相罵聲達於昏君之耳昏君呼之前而斷之則與忠

賢而退朝於是忠賢遂殺朝而專有客氏奄人無陽者也客氏何分於強弱而有所好惡於其間乎固疑之矣嘗聞人言奄人雖奄精氣自在其陽雖不能如常人之具形亦稍突長又聞有異術能使陽長固笑而弗信也然吾嘗親見之矣昔明南都潰衆立魯王於會稽號曰監國南北奄人多從之者一奄人死有美妾二人是時吾幼從先君辟亂居於雞山先君有所養勇士魏興據死奄之財物而攘其一妾興嘗荷戈衛先君於難故先君嘉其勞而弗之罪也凡今節

與必使是妾入賀而從拜於僕婦之列諸僕婦則私問之曰爾之從太監也如夫婦矣衾枕之間其狀若何妾曰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由是觀之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也奄若化爲女子則可不然固男也雄雞無陽以尾交奄雖無陽乃使之雞乘怨女穢亂宮掖其罪大於亂政矣可恥孰甚焉

女御

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禮有以喪家亡國者

罪好之者而並罪色何不思之甚也桀之亾於妺喜也固也紂之亾於妲己也固也幽王之亾於褒姒也固也三女子之爲蠱而不可近焉固也然女子微也弱也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非若權臣之不可制奸奄之不可親也使此三女子生於文王之世入於文王之宮處於窈窕之室后妃率之以采芣苡供祭祀琴瑟以悅之鐘鼓以樂之則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女子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嫄姜任姒宮中遂虛無人乎士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周名

畢散周行遂虛無人乎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文王宮中百二十人皆賢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仇豈文王之地荆梁雍豫徐揚獨多賢乎此無他君德使然也君有德姦化爲賢君無德賢化爲姦玉美物也君子佩以比德然桀愛玉載其寶玉以奔三𤔡紂愛玉衣其寶玉衣以入火若曰亾夏殷者玉也其可乎

吳弊

吳人發塚非異人卽其子孫也貧無所計則發其先

祖父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之厚者有金玉之帶珠鳳之冠千金之木珍異之寶葢先世之貴者也吳中之人視爲故然未有以爲不義而衆誅之者昔予未葬親屋於他人之墓側有語予者曰此有善地公何不即此而葬乎問其所在則指其墓曰即此是矣公能以十金予其主人則起其棺而去之矣予掩耳而走桐涇有墓人皆以爲善而葬之未得其所也有富者求地其孫請之曰願移先人於他所而敬獻諸君富者大悅增價至百二十金

而末之售也吳人善訟凡所以求勝者無不爲也無不忍也震澤有農夫欲訟其叔而知其不可則謀之於母使婦誣叔亂我婦不可姑與夫交撻之不從將致之死婦懼而從之姑婦告之官其叔不能辯也鄉人皆知其冤而亦不能爲之辨今獄未成也吳江有欲訟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勝乃夜與人謀曰爾郎爲我致之來我斷其頭其人笑曰爾亦與之俱死矣曰不然吾斬吾妻之頭明日挈二頭而告於官曰是人通吾妻并斬之矣敢請死罪天下豈有無故而自

殺其妻者哉雖有明者不能察也於是除吾所疾而吾且晏然又有豪傑之名子以爲何如其人曰妙哉此計非吾所能及也卽起往名所疾者其婢竊聞之而告其妻其妻大驚急奔之鄰入室視之不見其妻矣計遂不行

全學

君子之爲學也不可以不知兵有人於此爲子而不慚於曾參爲弟而不慚於叔齊爲臣而不慚於比干爲仁而能養民爲義而能修政斯世之謂全學人矣

一旦社稷不幸盜賊蠭起遠近驚潰寇薄國都君臣震懾問左左不應問右右不應問大臣大臣不應問小臣小臣不應當是之時國多孝子而父死於敵國多悌弟而兄死於敵國多忠臣而君死於敵身爲仁人而爲不仁者虜身爲義人而爲不義者虜雖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爲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傾矣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亾矣夫兵者國

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獸之有角不時觸也噬及無
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時搏也暴至無患以手便
也國之有兵不時刺也敵至無患以兵習也所貴乎
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誅亂而天下之亂定養民
而天下之民安若魯用仲尼有齊寇而不能禦齊用
子輿有秦寇而不能禦社稷丘墟墳墓樵伐何以爲
仲尼何以爲子輿仁義之事日行而不離兵之象常
伏而不見伏則爲天下祥見則爲天下殃是故仁義
可習也兵無可習也士所與處者妻子耳引而置之

衆賓之間猶色沮而語塞安見五萬之衆十萬之衆
也士所守者蘆壁䕺戸耳穿窬入焉臥不敢起安見
河山之險與盜賊之猛也士之威或不行於㾀童謏
婢安見如虎之將如狼之卒也士之智或困於閭里
小人安見敵之誘我以不測也士或遇蠭蠆而色變
觸棘刺而失聲安見白刃交於睫矢石集於身也若
此者皆無可習者也無可習將焉學之天下有老於
軍中擁衆百萬而不知兵者矣有朝㢘詩書夕入帷
幄貌若農夫口不能言一計而斬大將再計而破敵

國者矣若是者非以盡責夫人人有智愚唯智者能之非以盡責夫智智有明於事而暗於兵者有暗於事而明於兵者唯智之明於兵者能之暗於兵者雖習猶不習也明於兵者雖不習猶習也夫兵猶火也金以冶而成劒木以斵而成耜水以爇而得飲土以陶而成器斯四者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人得而用之其於火也不然寓於無形流於一擊不求於鄰閈戶自得發於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惟所取也豈若四者之事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能哉火之

為物也無乎不有金中有之木中有之土中有之石中有之兵之為道也亦無乎不有聖人之言有之傳記有之時勢有之盜竊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之所歷山川所過城邑有之無意於兵干戈弓矢非兵有意於兵耳目聞見皆兵而何不可學之有夫世多習者而無一人可與言兵者何也有三蔽焉高者講道卑者誇文謂武非我事蔽一視良將如天神非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其蔽如是雖使太公復生於今亦且習為懦懦烏知兵為何如者哉無惑乎

士之不知兵也請決三蔽身爲大將仁義之聲充於四海戰必勝攻必取功成名立相賢君輔少主致太平百姓安寧風俗敦厚與貌孔顏而追屈宋者果孰賢乎一蔽決矣武安君曰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吾葢深識乎斯言也戰勝者必勝未有幸而勝者也戰敗者必敗未有不幸而敗者也譬之鄉里之中有二少年相與鬬智角力觀者早決之矣兩軍相壓聲動天地白日無光飛鳥不過一瞬之間山崩川潰血流屍横此人所以心懾慮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輕言

兵也智者則不然伍什百千前後左右繫於一將兩軍相遇士卒雖衆不過兩將猶之鄉里二少年有異勢而無異算也彼以十萬之衆來我以十萬之衆往衆相如也彼怯我勇則勇者勝勇相如也彼實我詐則詐者勝詐相如也彼詐而我知之我詐而彼不知則知者勝知相如也彼知而發之疑我知而發之決則決者勝決相如也彼決而攻不善我決而攻善則善者勝若自料不如未見可勝則固守封疆俟舋而動此所謂自然之理而非神也二蔽決矣兵死門也

實天下之生門也陷於死者必不善用兵善用兵者必不陷於死請試思之受命爲將寄河山於纛下決興亾於一戰存宗廟於呼吸之間其任重矣其機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勢不可爲窮居不許身臨事不受命矣無死道也且爲將者流矢飛礟或所不免至於謀臣不操戈不臨敵又何以死若以爲不然者顏淵短命伯牛惡疾豈在行陣哉且人臣事君官守言責不敢愛死何必將乎三藢決矣去此三藢兵之不可不學也明矣昔者黃帝伐涿鹿舜伐

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黃帝三戰其餘則皆一戰遂定天下當是之時以仁克暴如水滅火兵不復舉亂無餘遺其交兵之際雖未免與死扶傷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是何也其君皆聖人也其將亦皆聖人黃帝之將不聞舜之伐有苗也以禹爲將湯之圖有夏也以伊摯爲謀臣文王得呂望以爲師武王舉天下諸侯及蠻彝之衆屬之呂望而立爲大將以聖人之君任聖人之將以聖人之德行聖人之謀此所以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

事也及乎後世則不然兵革一動遠者百餘年近者二三十年屠絕百城荊棘千里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大亂既定君臣安榮海內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父母養子惟恐不長三年懷抱十年提攜男爲之室女爲之家饑食寒衣常恐失時殺一人而非其罪子孫不長杖一人而非其罪人皆譎之而一旦起而爭天下遂草刈之若此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古之君臣雖任不求備才鮮兼長然而

無事則修政教有事則爲將帥非二事也世衰學微聰明之士習爲文辭自矜大雅以兵爲凶器而惡聞之以爲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於是以兵事推之武夫彼之爲人或白晝殺人或掘塚切室或起於卒伍出於盜賊人見其俯首入戶有力如虎則曰此眞將軍也彼烏知君臣之道社稷之長計一旦得志而爲將殺無辜虜婦女掠寶貨縱之則毒人禁之則擁兵不臣雖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禍不解常少寧日此自秦以來所以殺人之多也乃世之論將者謂戎事

尚力使儒生禦敵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夫鬬力者如兩虎相搏生死未知以此待敵則天下之事豈不殆哉所貴乎勇力者不過使之登城使之衝陣使之先犯使之鬬出是大將之所使而不可爲大將也昔者賢君之任將也如已身有疾委之良醫必曰除疾易而體氣無傷孫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爲將者智足於軍未善也軍不可偏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足於破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

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不立敵是何也凡人處安樂之時常不見德及其救之水火之中則親之如父母禦其暴已者則敬之如君長用兵之道所以救諸水火而禦人之暴者也其見德易於爲政以兵行仁何人不順以兵伸義何亂不散於是可以軍而無戰戰而無敵雖不及湯文之兵於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矣夫兵以力勝力以謀勝謀以德勝非學不可自秦以來以勇力智巧取天下者多矣何必學然而方之於古學之則爲湯文之兵

不學則爲秦項之兵爲湯文之兵不數戰而天下定爲秦項之兵大小數十百戰殺戮數十百年而後天下定二者相去豈不遠哉

五形

雞之鬬者兩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鬬者兩牙相齧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類雞狗也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敵之所來我之所爭敵之所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當出出所不當出無屯之谷無候之徑無城之地可以利趨能趨之者勝必攻之地常圍

必攻之城常堅必攻之時嘗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當攻攻所不當攻欲取其東必擊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備東欲取其後必擊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備後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誤之者勝萬人爲軍不過萬人五萬人爲軍不過五萬人十萬人爲軍不過十萬人我有此衆敵亦有此衆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專主乎一軍正兵之外有兵無兵之處皆兵有游兵以擾之有綴兵以牽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聲兵以疑其耳所以撓其勢也能撓之者勝此三奇者

必勝之兵也少可勝衆弱可勝强昔者唐子試於蜀同舍生九人有饋筩酒者五人者據之四人者弱爭之不得也乃擇奴之捷者敎之曰我譟而入彼必舍甕禦我汝疾入取之於是聲譟而攻堂之左彼果悉衆禦我於左五人者勝而反飲已亾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筩酒可謂智矣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挑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

非遠重關非阻百萬非衆人懷乾糗馬囊蒸菽倍道
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
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
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
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
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驚隼伺射奔兔先後不
容瞬遠近不容分此用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
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
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

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襪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衆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常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

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取鷹者設機繫雞鷹見雞而不見機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類餓鷹也諜者軍之耳也有以諜勝亦有以諜敗敵有愚將可專任諜敵有智將不可專任諜我有巧諜彼乃故表其形故聲其令故洩其隙以誘我吾聞之善用諜者用敵人之諜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彼設爲死形以堅衆心非死地也若夫糧食不繼後軍無援進不可戰

退不可歸彼壯我竭彼明我迷此眞死地也雖太公
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敵之情者重險如門庭
不知敵之情者目前如萬里筰渡之國索登之山我
能取之不困其險不中其譎者非有他巧知敵之情
也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
徙避之有韓生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
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衞王宮且不
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
子好紙鳶吾登丘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

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見形可以測微智者決之拙者疑焉料敵者如韓生之料秦王可謂智矣江上之媼鬻績而得錢虛則開儉實則謹鑰善竊者因以爲候吾笑拙兵之智類江上之媼也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衆三道趨成都居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郎中曰父殯將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獨免吾請先死之父兄子弟皆哭有少者曰敢問死之何道也郎中曰寇

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上伏於翳隘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笑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生縱一人使告曰吾之大軍盡出南門陣矣我守隘者也賊能戰我其退而待賊與之決死平沙之上於是賊果疑之從他道去矣郎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籮蠟千斤繭絲千兩招士脩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

却之城無墮堞焉當是之時非專攻之兵道過之兵也弱則拔之而行强則舍之而去是故輕敵示銳趣進示强犯勁敵以爭小邑而後大都之利彼必不爲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顯而不能隱淵能隱而不能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卽顯卽隱卽常卽變使敵莫知所從莫知所避斯爲神矣貴人之處衛生常謹古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傷肢體也吾笑拙將之智類貴人之處也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

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爲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有全無半雖半所以成全邳兵圍三盜立弰如林几櫝充閈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衆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怯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廹膚則失色砭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怒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

克何攻不取故夫以能死之將馭能死之衆如椎椎剝鮮不破矣

審知

量力而行則不竭盡智而謀則不困譬之權焉移石於鈞移鈞於斤則衡拔而權墜又譬則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則斂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聰明博達之士讀書鑑古審時度勢口談指畫皆能盡當世之形決成敗之機及其遇主而行受國任則危國受兵任則敗軍非其智不足也其知之

不自明也能行百里者則道百里能行五六十里者則道五六十里飯升米者則炊升米飯合米者則炊合米力能舉百斤者則取百斤不能百斤者則六七十四五十手足口腹有然豈心謀則不然自辨之明者如別黑白權銖兩量斗龠發議盈幄不恥不兼不恥不及任信如發矢謝疑如蹈冰不自知而倖成如散博注自知而圖成如契取負古之人運動如鬼神功名震天地人皆慕而跡之不知其所擇微也若夫問兵如轉丸問謀如抽緒辯言偉貌以傾世主卒至

功墮名敗爲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徼之倖心汩之也立謀尚詭臨危尚決取事尚短制事尚長出言戒易謀功戒貪圖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故能以五愼成二奇功勞不可盡居大名不可盡取爵祿不可盡得一不得當大則覆軍亾國小則不保腰領非小禍也故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長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疏此三者自知之道也

唐子至壽鹿之山李條侯請觀騎射旦日率其子弟家衆束馬操弓馳於壽鹿之右日中而畢畢而飲酒

條侯曰今日之事騎之利鈍射之虛實隊之勝負子能審知其數乎曰不知也條侯曰子儒生固也唐子曰子之言見一而廢二三者也武王伐紂太顛閎夭不在干戈之列乃與尚父分功夫壯者任兵事巧者察兵勢二者不相易以爲功水火鋒弦謂之兵事順時觀變達情度務謂之兵勢譬之於射發者手臂體立目審心度皆命中者也條侯曰然一軍之中鍛斲縫割之工醫占文數之技有一不備則不成軍况謀士乎願聞子之所能策唐子曰兩石相擊則明生兩

怒相搏則力生兩謀相傾則智生善策者因形計便不可徒言也人病不自知知病不能用不可不審也天下之勢單少則平積多則神今夫水一也壽鹿之湖坐盆而芠立艇而魚至於河海疊波若丘山神樓而龍輿浮湖之法不可以浮河浮河之法不可以浮海豈有異水哉積多之勢異也用壽鹿之衆用兩河之衆用江淮之衆用天下之衆其勢亦然今夫龍家之集善販布粟者亦可以厚利予之十數萬金使買鹽絲珠犀則謝未能任非其智不足也未嘗適漢廣

與大賈遊也仁暴強弱順逆勝敗興亾決焉此可閒
居而度者也若用兵之道非身在軍中雖上智如隔
障別邑故曰百聞不如一見今我道北而來河決壞
道次宿而問邳之道次邳而問徐之道謂可履塵而
逝矣然不免於陷蹄塗體何則聞見之實異也身在
軍中百人爲耳千人爲目兩敵之形皆熟知之要塞
山阨熟知地利面背應逆熟知人心遠近離附熟知
援勢巧諜捷候熟知敵隱別道間谷熟知奇伏智力
等類熟知將能信疑愛怨熟知卒用騎步水火熟知

技便危險嘗之歲月歷之是以謀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鋤而衍策釋鋤而拜將今日受命明日克敵此文辭之見優偶之觀也奚可用哉條侯曰善乎子之能慎審也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於人雖知之自明必待知人者乃見矣以弓利可以穿重甲馬以御良可以致千里苟無其遇雖太公之賢不如閭里之少年苟有其遇雖偏才曲智亦得憑風順流以就功名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長歎者也天下不皆聖人長短者才之常也得失者謀之常也上焉者一短不損十

長小失不傷大得其次短不喪長失不喪得其次長短得失半而皆可以成功者以其得高世之賢主也良冶有分金之爐五金砂石雜爲一物攡而火之五金五出砂石別出賢主用人羣謀雜進區而別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猶爐之分金也奚啻是哉大匠不能徒直定於墨繩不能徒方準於曲尺此主之資於臣也墨繩能直有引之用曲尺能方有相之用此臣之資於主也主蔽臣達之臣蔽主達之主缺臣補之臣缺主補之主臣交資乃能發不盡之謀成無誤

之智故夫智士之遇賢王非但能盡其謀才半而功
倍無不利矣

兩權

兵有兩權內外是也兩得者與一得者亾請設爲易
見之形以明所度之必當於事而後効其說今有勇
士力舉數百斤如挈鉼然攘臂於市市之人百千聚
而莫敢與之校是豈不可以無勝於人哉然而不能
自養以致疾三日疾則力衰五日疾則不能行十日
疾則不能起坐雖有弱女子可以扼其項而殺之矣

若是者非無勇也內虛必自盡也今有厚養之士節食遠色導氣服藥身無疾病可以長年一日遠行不幸而遇殺奪之盜力不如其強器不如其利與不如其衆俛首而就死矣若是者能保於內而不能強於外也孰察於二者之形凡舉事者有必勝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計而不能制勝豈能幸存哉同歸於滅亾耳請舉二寇以觀滅亾之實而後效其策昔者有明既衰羣寇蠭起闖王以捕逃之孽率饑寒之民由關中而東至於井陘南至於鞏洛至於漢沔

東至於荊至於亳泗越五州之地橫行萬里疾於飄風一二年之閒蹂踐天下之半破城屠邑莫有能當之者李自成襲用其鋒擁數十萬之衆灌大梁敗孫百谷之軍入潼關㨗西安乘勝渡朔邑由大同而攻京師如破鳥卵其用兵可謂能矣其事亦既成矣乃一朝奔潰無所復之而破腦於田夫之耨鋤是何也蓋盜賊之行不營家室退無所據雖有百勝之兵而不能支一日之潰也吳三桂遭時附景身爲王者其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

於京師一日發兵反天下震動又有三叛爲之助東西援結萬餘里此其厚集之勢固於金城雖有韓白亦無如彼何矣然此賊實不知兵乃曰我用兵天下無雙當其出兵次於澧郎阻江而守下令諸將曰毋得進兵其志得爲南帝足矣其爲人猜忌信讒非其子弟親戚不使將兵有以策干之者絕不省覽曰此必書生腐言也及其敗於平鄉失桂陽臨武藍山嘉禾郴盧陵茶陵退守於衡不能悔敗自厲乃急於稱帝鑿平回鴈峰上登行郊祀之禮卒至身死之後盡

亾境土子孫誅絕分裂身首懸示天下若是者何也
蓋盜賊之智本無遠略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
固之勢適以速其滅亾也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
而無本根以至於亾吳寇之所處霸王之資也而昧
於攻守之計以至於亾使去兩短兼用兩長豈易敵
哉欲見兵之長短以決成敗無明於此者矣百金之
賈必有居處以安妻子固管籥結鄰里無盜竊之虞
乃可以轉販於四方而況有十萬數十萬之衆以經
營天下不先為自固之計豈可以有為哉自固之計

有三地食法是也地者非定咸陽非定河內非定金陵因勢之便而處因民之宜而處因糧之利而處因敵之形而處擇其可而處之則大功可就大業可成夫龍有所止之淵而後可以與風雲虎有所伏之穴而後可以騰山谷搏取百獸此地之爲固一矣軍食之所賴田稅必輕於故籍以寬之糴必增直以利農破一城必有倉粟走一軍必有棄糧民藏不可取野積不可掠富室不可貸取之不溢滋其取者必厚恐敵有僞爲賈人貴糴以空我者陰戒四境粟米有入

無出如是則堡屯廬舍皆實人人各自爲守守障萬人可當十萬人十步之壍可當百步一丈之壘可當十丈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飽暖安樂寄於百無一虞之地雖兵出屢年轉戰千里無有貳心此食之爲固一矣國中無法雖衆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勇不齊其將可禽不可以草創之始人心未集姑爲因之不私於故不偏於親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之官各盡其職與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搆兵文武之課一級不苟遷一級不苟降有罪必刑戰後必誅

雖親暱不赦有勞者必厚其賞有功者必尊其爵雖

讎疾不吝如是則人心信服不為苟免不為幸望不

約而同不戒而遵此法之為固一矣誠能自固如是

是山止川行之勢也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者也然而

善用之則功可成不善用之則終亦必亾何也天下

之賢士所以棄父母妻子或載父母妻子而委身於

干戈之際者蓋欲就其功名取封侯之爵以遺子孫

也三軍之衆不惜斷脰破腦陷陣登城者蓋欲自拔

於行伍之中以取爵祿也其次亦不失賞賜以置田

盧也若乃遺機失謀數戰不利數舉無功二年三年甲敝兵鈍戰氣消竭豪傑失望思歸丘隴人心解散不可復振此坐而自亾之道矣天下多羣盜袵扱囊括可次取也若有大敵非我克彼即彼克我雖支將遊旗積累千百功而決機則在於一日成功則定於一戰夫人情興則附衰則去誠能一大戰而勝兵威震世義聲盈耳則人心歸附豪傑響應地有所不略略一而得十城有所不攻攻一而得十軍有所不破破一而得十夫用兵之道過重與過輕同失及銳乘

間不失其時則天下之勢集於我矣其有重於進兵者未能先決勝於已也昔者齊亂而管仲用之燕弱而樂毅用之六國散而信陵君用之遂能霸天下舉強齊挫暴秦者誠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十萬人爲軍勒爲五軍軍二萬人伍合於十十合於百百合於千千合於萬左合於右後合於前前後左右合於中而提於元帥一知相應一氣相貫如億萬絲爲一繩曲縮直引無不如意不見一絲之異此整而不可亂之兵也整而不可亂然後可使感德然後畏威畏威

然後感德士卒未安不先寢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親視藥賞賜俘財盡以分賜日烹牛豕饗衆親之如此士卒愛之如父母矣止舍有度臨戰有節違於法者即誅之不少假於將卒於是士卒既愛且畏無不願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後可使有如是之衆得以變化從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亂進而不佻退而不先懸而不惑危而不懾我可以撓敵敵不可以撓我我可以入敵敵不可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誅暴救民乃有成也

受任

能成大功者必不敗功能成大名者必不敗名且毋審其智能毋論其權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由立於不敗之地行於不窮之道乃可以恣我之為也功名之道無幸無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者必不敗敗必非智是何也兩合則成兩違則敗見可成則就之見不可成則避之成敗去就謹於所擇者功名之門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畫也善雕者必於楸檀善畫者必於堊素有工於此取彼

腐材醜質卒然而運斤卒然而施采及其無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尚不能辨材別質即其技可知矣貧賤者人之常處也璞玉不出於玉無傷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傷矣苟無其遇寧伏於戶牖食於賤業保其妻孥不慕榮貴所以守璞也萬金之賈行於道塗必挾善射者爲之衞盜至則引弓待之不輕發也發必洞胸必穿脇必貫顱一發不中則刃鏃已加其體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金之富也萬人之敵非特一盜之智

也豪傑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輕於委身者之不如發矢也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嬖倖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於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隳功毀名辱國殘命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己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己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幄而議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亡與亡義不可去矣唐子

之治長子也有訟奪其妻者曰糜蟲許嫁我矣奪妻者曰糜蟲非日嫁我矣問糜蟲以誰願也不願奪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奪而夕訟焉猶可也主義之既厚猶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蟲之悔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慎於初則有終矣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聰明觀其用舍觀其誠偽觀其度量觀其將相之臣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既合矣博之以仁義既合矣進之以奇謀直之不怒也深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

而不去是以諫受言悟才達智順功名可成福祿可長也汪子著申甫之傳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學古兵法長於用車愍帝使之將既無車又無戰士驅市人以當強敵以是敗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車請以車喻有車於此圓其軸方其轂茅其纆牽甓其驂服善御者將笑而去之乎抑鞭斃牛馬而強驅之乎以此決事知申甫之無能爲矣昔者唐子問於陳盟曰先生熟明事敢問明之亾也亦有人乎曰有孫傳庭者雖古良將不能過也其在關中休兵

不動曰卒未練未可用也朝使數趣之不得已引兵而出一戰大敗賊遂入關惜哉孫子不敗明其未亾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於此矣善用兵者生卒亦勝不善用兵者練卒亦敗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兵者勇者亦走且孫子之所將未必皆市人也大敵卒至亦可以未練謝乎凡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其巧是姑勿論論孫子之所處若果不可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寧伏劒而死必不辱身寧伏劒而死

必不辱名寧伏劒而死必不辱軍寧伏劒而死必不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驅千萬人之肉委於虎狼之口而身受敗軍之辱以此決事知孫子之無能爲矣

利才

功名險道也君臣險交也不必直諫而險職言亦險不必臨戰而險立朝亦險不必事暴君而險事賢君亦險我之所謂險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祿也非不慮患不避禍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

罪同迹信讒相參非必爲之而輒危也或出於萬有一危則危矣處險而安者鄙夫也處險而險者君子也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師飲食有方衣服有度著之於經不厭其繁所以養其體氣固其壽命是力學修身建業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揃脫爪髮必相不踐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也甚愛其身且惜其身之所棄也況豪傑之身家國倚之而肯冒梃刃嬰不測乎彼夫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

君子有四不死權奸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冶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訾有伏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興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既傾人不能支君死矣國亾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

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為以死期哉不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天下之險莫如蜀江莫如滄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烏可廢也道黃陵新灘者必熟識沒石適裸人黑齒者必謹候風占是舟人立身於必不死而後人民賴有舟楫殊方之貨畢至焉隱中之譏同體之忌權倖之處邪正之交宮庭之異同君嗣之便逆敵人之疑間若是

者皆功途之沒石風占也不能謹辟之曲遂之則身危功敗爲天下笑矣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才者剣也志者椎也天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江海之險雖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是以君子爲學既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於不計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諸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臐子隨之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

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利亦猶弓之發矢也昔者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諜於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反其一人曰進死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弟疾走慎毋怯而反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遜不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遜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

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

仁師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殺民後之用兵者皆以殺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殘而反自殘奈何襲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賢主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實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懷而抱痛民之陷於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於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以除疾保生也湯武之後道與謀爲二德與力爲二

羣雄並起武力上人者得之其君其將皆慘刻少恩譎詐無實惟利天下利爵土無救民愛人之意非屠府縣百十城殺無辜數千百萬人絕煙火絕雞犬之聲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自二千年以來時際易命盜賊殺其半帝王殺其半百姓之死於兵者不可勝道矣可不哀乎有帝王者出豈不號爲義兵哉而不免於殺者五誘降而殺受降而殺掠其芻糧而殺冒上首功而殺忿其城之不下而殺五殺之惡莫大於屠城夫城之大者數萬戶小者亦萬千戶市集穰

穰老幼嬉嬉婦子依依一旦盡殺之屍橫屋宇血滿溝澮夫傾沸鼎以灌螘穴雖有忍者不爲而何以忍此夫屠城者有二見恐其反爲敵守也以威未至之城使不敢拒我也是其爲謀亦極拙矣夫危險之地人必避之寬仁之主衆必歸之昔者張獻忠之寇蜀也屠梁萬將至達唐子之大父郎中號於衆曰賊至必屠其俛首而死乎抑殺賊而死乎衆皆憤曰寧殺賊而死其後三攻三却之終不能拔然則屠城者是使之拒我也是使之爲敵守也請設言之若屠一城

而千百城皆下釋一城而千百城皆守屠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我守釋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敵守問仁者爲之乎曰不爲也雖有天下不願也昔者張獻忠驅江夏之民於江驅蘄陽之民於江江夏之江壅蘄陽之江不流積手與山齊積𦚰與山齊積耳與丘齊積鼻與丘齊使獻忠既得天下立宗廟建社稷興禮樂定制度與天下更始羣臣諛之史官贊之必謂德比唐虞功高湯武矣有天下者屠一城是即一城之獻忠殺一無辜之人是即一人之獻忠特以大功既成

貴爲天子民安其治無議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
其毒天道好還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殺人之子孫亦
或殺其子孫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天伏其誅
鬼畜其厲不可以貴免也不可以力除也主臣一心
上下共體内外同氣何細不聞何隱不達海内之境
如身之膚生民之衆如膚之毛未有拔一毛而身不
知者將卒殺人人主不知謂之不明知而不問謂之
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爲天下主天下之害莫大於
將驕卒悍將驕卒悍殺人則勇殺敵則怯取寶貨婦

女則勇取城郭軍壘則怯若然者主不能用將將不能用衆欲得其力務厚其恩乃適其所欲而恐或傷其意此殺戮之不可法禁也蜀人諺曰寧逢惡虎不逢善兵欲爲斯民主而殺人之惡甚於猛虎豈不異乎老聃曰慈故能勇斯言未善非慈無以救民非勇無以行慈是何也善用將者將軍之命執於人主之手不善用將者人主之命執於將軍之手善用衆者士卒之命執於將軍之手不善用衆者將軍之命執於士卒之手人主不能進退大將大將不能齊偏將

齊小將齊隊長齊卒伍必爲亂兵何以救民不如委而去之耕於壠上毋爲禍主吾聞王者之師士卒愛畏以將帥爲父母以將帥爲神明率而用之強如猛虎止而休之柔如羣羊其視敵國如視父母之讐其見良民如見鄰里之人是以戰必勝攻必取所過無閉戶之虞所處無犬吠之警制之得其道故也凡用兵之道有不得不殺者二曰殺敵曰自殺昔者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兵不能敵倒戈而走尚父乘之追奔逐北血流漂杵當是之時天下諸侯蠻彝君長皆

從此不再舉之勢也若尚父不急乘之紂得以七十萬之衆退守數千丈之城猶足以自固圍其國都未必能克曠日淹月士卒懈怠諸侯解體雖尚父不能無敗是以乘其敗北并力奮進如疾風捲蓬使不得稍聚一戰遂定天下殺戮雖多四海之民不知兵革之苦此不得已而殺敵者也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不臧則於爾有戮此不得已而自殺者也不得已而殺敵不得已而自殺仁人益傷之矣若夫敵人嚮

義武教克修亦有不殺一人而獲敵者亦有不戮一卒而克敵者惟敵之強勢不並立不得不殺將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貫耳不足不得不殺蜀人諺曰長痛不如短痛久亂不定長痛也一戰之殺一令之誅短痛也以短痛去長痛是之謂殺以成仁夫兵有不動動必傷人不傷於己亦傷於敵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輸粟麥廣樵牧具樓櫓其費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廢機廢工廢賈廢市廢其養必竭凡用兵之地竄谷翳叢暴日蒙霜老羸僵塗嬰孩委莽其傷必多奚必刃

矣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戰之死已不可數何況百戰一日之死已不可數何況五年何況十年是以仁人之於兵也不欲久處成功必速罷兵必早乃能救民其孰能之其必好謀能斷仁義充於天下者乎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即市以來又天寒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

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曰

大淸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

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

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

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楮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剔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

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妾微者也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止殺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

煙四海少戸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君子之於天下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不以易天道不以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爲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富貴不以易也奚以言聖人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

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爲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廠然自得之也此孟子之善爲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葢武王之德聖而未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政教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

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聖人不以易也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宮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鬬熒惑行逮太白塡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

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厤武安君爲將斬首之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壓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既無可殺飲食作樂亦爲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

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天生百物與人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爲極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吳人謂范蠡曰子毋助天爲虐夫干羽服苗聖人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

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敢誰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不以易也

厚本

昔金陵有病蠱而將絕者有良醫來自霍丘一鍼之而蘇再鍼之而起五進之湯液而愈人相傳以爲神於是富貴之家有疾者厚其金幣而致之館凡有疾者奔趨之而不得其間無疾者亦皆願識其而焉客有頌言於唐子者曰其術之神若是其所居之鄉復

何疾病之憂唐子曰若子之言是致疾之媒戕人之斧也使人恃醫而不謹疾以至於喪其身者必子之言也夫夫良醫者不祥之人也館良醫者不祥之家也人惟自傷則中虛中虛而後有疾有疾而後求醫至於求醫蓋亦危矣雖生也其不與於死也有幾無

自傷則中實中實則無疾雖有扁鵲無所用之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自外寇者也人有五情思氣味飲色也過則為菑思

淫心疾氣淫肝疾味淫脾疾飲淫肺疾色淫腎疾此五者內自賊者也五賊日蝕則漸傷而中虛以成內疾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於是不惜多金以求良醫不幸而醫不良不能除疾或反益其疾而致死即有良醫石鑱毒熨以攻其外湯液酒醪以攻其內疾雖除而劖刺肌膚動傷經脈已大其創而不易復矣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嘗謹於疾唯恐或傷無傷則中實中實則五藏時序菑害不生即天地不平六氣偏淫堯水湯旱出其時北凍南炎易其候菑殃流行

疫癘時作而不中於謹疾者之身中實故也若是則豈惟無疾亦且長年嘗聞古有眞人修身不死今雖未見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無神技乃有神神以有所救而見無所救何神哉唐子爲是言也人之聽之忽焉若弗聞也是時魏叔子在吳有以唐子之言告之者叔子動容曰唐子之言非啻論養生也其可以達於治天下乎天下之亂有二內賊外寇是也虐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磬懸民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爲竊既而十人爲盜繼則望風

蠭起千百爲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爲軍稱帥稱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匹布婦子飽暖相爲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爲奸雄之資哉蓋內賊之起皆由於國家空虛也虐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邊竟蕭條餫饋不繼戍卒逃亾將帥貳心於是四裔日夜窺伺中國以圖獲利始則小侵驅掠牛羊既而深入獵子女玉帛久則轉戰中原攻圍京師而亂成矣若治國有道政事修明農賈樂業衣食滋殖德洽中國撫有四

裔則蠻貊不得我釁必且奉貢和好長為外藩矣蓋外寇之入皆由於國家空虛也內外釋騷君臣憂懼博求智謀之士勇武之夫於是苴穫之屬乃至矣拜為上將受命而出秘謀奇計出入鬼神誅賊於內以次掃除禦寇於外一月三捷獻俘告廟君臣相賀宗廟社稷危而復安若非得良將而用之何以有此功烈哉然當是時父兄子弟肝腦塗地與尸載傷哭聲滿野城堡毀隳田土荒蕪百千里之間不聞雞犬之聲國家之福百姓之禍也朝廷之所賀仁人之所弔

也勿謂亂已其亂方大勿謂疾平其疾方深然則是
良將者不祥之人也尊良將者不祥之朝也非君子
之所願也是故明德之君不侈其尊富强大也以為
我實民之父母民實我之男女惟恐其衣食之不足
居處之不安日夜念之不忘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
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與我同憂與我同愛勸農功
課桑麻厚蓄積懲奢靡雖有凶年民不知菑穀不可
勝食財不可勝用而天下大富矣衣食足而知廉耻
廉耻生而尚禮義而治化大行矣然而明主不自滿

也既厚之以生養又承之以節儉卑前殿陋後宮布衣蔬食陶器素輿猶歉然不敢自安恐厲民以自養也於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國之民和樂相忘遠裔之君慕義永服繼世之子孫苟非不肖謹守成憲雖千百世無變可也當是之時甲兵徹於武庫良馬僅供服乘雖有穰苴之將無所用之以此養生以此治天下皆長久之道也唐子聞之曰叔子誠知言哉

有歸

人之生也身爲重自有天地以來包犧氏爲網罟神

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奚啻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

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即不吝施者饑與之一
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
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
效功盡矣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
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
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已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
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
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
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

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滅則俱滅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縗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靁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主夫天下之智者一

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既爲虛位世既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潛存

聖人之道將行其必天達之人薦之而後得聞於時以行其道是故伊尹以人聞傳說以夢聞太公以卜聞厥後聖人道衰天命不佑治道不興以孔子孟子之聖夢不以告卜不以告人不以告而終於困窮況其次焉者乎況其下焉者乎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窒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賈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

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雞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不能也吾褊而不能忍隘而不能容明而遲於決不足以任之矣然則先生何所長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我立於明主之側從容咨詢合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曰自漢及明良臣衆矣先生可方於古之何人曰皆非吾之所及爲也自堯舜以

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自聞孟子之言而後知聖人之治天下其事庸其用近如布帛之必可煖穀肉之必可飽婦人孺子皆可聽其言而知之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顧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籺奴僕離散志氣銷亾乃喟然而歎曰莫我知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

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
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
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
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聲弘曰先生之言
不身見之傳諸其人可以爲王者師矣曰吾何敢當
子之稱吾言之附於聖人之言譬細流之赴江海小
大雖殊其爲水則一也書紀帝王之政易明吉凶之
理詩知人情得政宜禮鑒三代之經緯春秋辨邪正
以合於先王之禮孔氏孟氏之門人述其師言明白

簡易六籍混成得之以辨古聖之言不顯得之以燭
聖人之學莫明於斯矣至聖至神莫能外愚夫愚婦
皆可行豈有所不及者乎是故譬吾之所言如江海
細流固有然矣不敢妄續聖人之言又安敢自異於
聖人之言哉君子不爲無用之言吾之言又譬諸一
瓢之汲可以飲食一車之力可以灌溉竊有微用不
敢讓焉聲弘曰先生所言治化之大性命之微無所
不備茍非身至何以知之吾未識先生所造其亦廓
然於聖人之道者乎曰不然吾之學聖人之道也猶

未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之者然茍非知之其何以行

潛書下篇下終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一十五則

甥王聞遠謹述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即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予公諱階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即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遊

諸詩皆少作也附居舅氏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間言其侍親疾也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席苫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塟於吳門之虎丘戴家浜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齊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疎秀朴學質行不尚文飾吶吶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婾婀隨俗意所不洽千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頳顏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

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曾青藜友善青藜沒寡妾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

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為也
先生家素貧求為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即就吏部
試為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詿悞去職先生之治
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
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狠鬬嚚訟
先生拘撫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
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
人皆登第為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為山西
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嘗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劄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困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

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

讌

先生貫綜經史揚榷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

宋以來文章宂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

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

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

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

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

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

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謖苑讀潛書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謖苑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倩人盡錄之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

著書囊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囊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畀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奬借又如此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紿之娶之夕女語之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

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潛然出涕焉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菴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年帶征子於漕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數崇明令崇龜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

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絶嗣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

聞知也崇龕因而蓄婢朞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

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

腐先生憫之爲乞長輿令武韓曹公埜之擇地近

先生之先塋曰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絶日

後樵採埜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嗽疾

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

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殀

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
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
卒又次曰安適閩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殤
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秉先生沒
之明年翰林何屺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
於
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
祔葬於叅議亨寺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叅議墓
表茲不載

終